



〔俄罗斯〕尤·邦达列夫 著
王 恒 潘杜珍 译

选 择



ВЫБОР





99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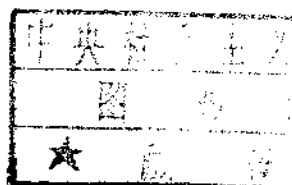
ВЫБОР

选 择

[俄罗斯] 尤·邦达列夫 著
王 燎 潘桂珍 译



译林出版社



版权声明

经作者和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
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 名 选 择
ВЫБОР
作 者 [俄罗斯]尤·邦达列夫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译 者 王 燎 潘桂珍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ОК》10·11·1980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省印刷技工学校
印 刷 建湖印刷厂(地址:建湖县)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
版 次 199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701—8/I·400
定 价 13.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是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他一九二四年生于乌拉尔地区一个职员的家庭。一九四二年，作为中学生的邦达列夫便应征入伍，一直在反法西斯战争前线作战，一九四四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二战结束后，他进入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于一九五一年毕业。从一九四九年起邦达列夫开始发表作品，他的战争题材小说以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引起文学界的注意。例如，中篇小说《指挥员的青春》（一九五六）表现了战时一所炮兵学校学员们的生活。中篇小说《先头营请求火力支援》（一九五七）描写的是一个营强渡第聂伯河后未能得到火力支援，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浴血奋战而几乎全军覆没的故事。这部小说是邦达列夫的成名之作。他于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最后的炮轰》使苏联战争题材小说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它以震撼人心的力量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同人性的“悲剧冲突”。这部作品被评论界誉为苏联战争文学“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

六十年代，邦达列夫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寂静》（一九六四）和《热的雪》（一九六九）。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的视野扩大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深化了。小说《热的雪》被评论界称作描写战争的“全景小说”。他同尤·奥泽洛夫、奥·库尔加诺夫合写的史诗影片《解放》，又以电影语言再现了这种全景小说的风格，通过纪录片和故事片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宏伟历史画面，歌颂了从列兵到最高统帅部的战斗历程和不朽功绩。

从七十年代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之前，邦达列夫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先后发表了四部引起轰动和激烈争论的长篇小

DM 68/11

说《岸》(一九七五),《选择》(一九八〇),《人生舞台》(一九八五)和《诱惑》(一九九〇)。这四部小说反映了作家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对当代苏联社会生活的反思,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如果说《岸》通过小说主人公苏联作家尼基金同联邦德国妇女爱玛的重逢,试图探索三十余年前交战过的敌对国家如何在战后找到共同语言并和平相处问题的话,那么,《选择》描写的则是战时被俘而被迫滞留西方的原苏联军官拉姆津,作为一名西方富商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后的悲剧,由于他得不到老母的谅解和当年好友们的理解而自杀了。在这两部作品中,邦达列夫是把战争与和平两个时期的故事情节交叉起来加以表述的。与此同时,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作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苏联社会今天和明天的命运问题上了。尽管在前两部小说中,作家笔下的人物有时还流露出一定的“超级大国优越感”,不过,小说主人公们对昨天和今天的许多社会弊端所造成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悲剧已经开始紧张地进行探讨了。因而,在《人生舞台》和《诱惑》中,作家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甚至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小说《选择》在邦达列夫的创作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作家首先关注的是当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小说试图就人生的意义、幸福的真谛、生与死、战争与和平、艺术的使命等问题进行哲理性探索。这里有对战前生活充满感伤情调的回忆,有残酷的战斗场面,也有现代化大都市紧张的生活节奏。复杂的主题,众多的人物,多变的情节被一条红线串连在一起,这就是: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政治的、道德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所决定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或家庭的命运,它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甚至同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莫斯科小剧院上演话剧《选择》时,邦达列夫向剧组人员们指出:“不管人们对选择作何解释,选择——这永远是一个难题,因为人们的本质不是单一的。”

拉姆津和瓦西里耶夫自幼在一个楼房里一起长大，在一个班里学习，战争爆发后在同一个炮兵连里并肩战斗，他俩形影不离，又都爱上了女同学玛莎。一九四三年，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指挥员的错误，两位朋友双双负伤，但失去知觉的拉姆津被俘。四十年后，著名画家瓦西里耶夫同富商拉姆津在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重逢了。小说从这次重逢开场，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从这里展开。

作家描写两位老友重逢时的心理活动时，着重表现的是作为两个世界代表的思想感情，特别突出了瓦西里耶夫的矛盾心情。青梅竹马时代的温情不再，不同的价值观念使他们貌合神离，因而两个人都很痛苦。拉姆津按照当时苏联的有关规定是以外国人身份回国探望老母的。得不到母爱，也失去了往日推心置腹的友情的拉姆津，最后选择了自杀的绝路。

值得一提的是，瓦西里耶夫作为一个爱国的苏联艺术家，似乎是以拉姆津的对立面出现在小说里，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自己是拉姆津的裁判者，相反，令他苦恼的是，他自己对诸如人生的意义，幸福的真谛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完人。他认为他同拉姆津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有为祖国献身的明确目标，他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尽管他的生活和工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一些反对者，然而，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生活是充实的，对前途是有信心的。

如果说瓦西里耶夫不是完人，作家笔下的拉姆津也不是天生的浪子。他自幼就失去了父亲——一个三十年代肃反运动的受害者。他受伤和被俘是师长的错误指挥造成的，而拉姆津的性格，如刚愎自用，孤芳自赏等弱点则是他在生活的关键时刻作出错误抉择而误入歧途的内在因素。拉姆津最后成了没有祖国的人。他对瓦西里耶夫说：“我离开了奶奶，我离开了爷爷，哪儿也没有上帝了。”小说似乎告诉读者：人是按其对自己人生意义的理解作出自己选择的，而人们的选择则将决定其一生的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说，《选

择》是一部哲理性、政治性较强的小说。这也是它引起八十年代苏联读者和评论界热烈讨论的原因之一。在苏联解体六年后的今天，这部突出了探讨人生意义和道德选择主题的作品，似乎并没有过时，甚至还有不少值得回味之处。

王燎 潘桂珍

一九九七年一月三十日

第一章

客人们都走了，家里顿时显得一片寂静。前厅里，穿衣镜两侧的壁灯还亮着，各房间里的吊灯也没熄灭，落地灯微暗的光线透过雪青色灯罩在沙发床上面柔和地照射着。到处是香烟味和陌生的香水味，乱放着的沙发椅，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地毯上乱掷着点燃过的火柴梗，高脚杯里是没喝完的鸡尾酒和吸管，厨房里是堆积如山的盘碟——这一切给人以淡淡的凄凉之感，也使人想起了家里进行过的一场没完没了的令人不快的杂乱无章的谈话。

关于艺术的无休止的高谈阔论，谄媚和讨好的微笑早已把瓦西里耶夫弄得筋疲力尽了。他把妻子的最后一批客人送上电梯后，便怀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系上她的围裙，过分殷勤地动手收拾起餐厅里的盘碟来了。但玛丽娅用恳求的目光要他住手（“现在不要……”），她往长沙发椅上一坐，交叉着双手抱住两肩，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窗外是一片漆黑的二月之夜。

“感谢上帝，终于都走了，”她说，“我简直都站不住了。”

“你知道几点钟了？”他心焦地问了一句。“快两点了……真可以！还好，你没把请客的缘由告诉他们。否则，人们会没完没了地祝酒，直到天亮。到底是怎么回事，玛莎，是庆祝你的命名日吗？”

“我累坏了，”她抽了一口烟，心不在焉地对他微微一笑道，“谢谢你，亲爱的……别提这个了。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值得注意……晚安！我要一个人坐一会儿。你去睡吧，请吧……”

他觉得她言不由衷。她这句惯用的亲昵话“不值得注意”也好，她在社交沙龙中常说的“谢谢你，亲爱的”这句话也好，都似乎为她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快和敬而远之的矫揉造作的面纱，把她同他隔

离开来；这种情形在他们之间发生争执时就特别明显，而这种争执过去是很少发生的，一旦发生，它会使人好像站在摇摇晃晃的大桥上头晕目眩，六神无主。

“好啦，沃洛佳，请你去睡吧，你去吧，”玛丽娅用有气无力的固执口吻又说了一遍，她把那支尚未熄灭的香烟放在烟灰缸边，给自己斟了一点红葡萄酒，“如果你想认真跟我谈谈有关我的朋友们的什么事情，请你现在不要谈，我不想谈这个……”

“我同你的朋友们并不熟，玛莎。”

“也许正因为这样，今天你很讨人喜欢，你使所有的女客都着迷了。”

她呷了一小口酒。他看见她的喉部动了一下，嘴唇上留下了一片湿润的红色痕迹，这两片嘴唇的亲密温柔的味道他是很熟悉的。

“玛莎，你说什么？女客人？着迷了？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求求你，我们还是别说话了……”

不，他不记得过去送走客人之后有过这种情况：她一个人这样一条腿搭着另一条腿地坐在长沙发上，心不在焉地喝酒，若有所思地抽烟，摇晃着尖头拖鞋。如果这发生在四个月以前，他会认为这是妻子向他提供的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为了开心地乐一下）。这是从某部外国的庸俗影片，无聊的闹剧中学来的，是妻子为主管部门的采购委员会审片时翻译的作品。他会像过去有时发生的那样，听到妻子含笑地慢声慢气地说：“好，先生，我们已经送走了客人，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我们现在干什么呢？你要去画室，还是同妻子在一起呢？”现在他不期望听到这样的话了，而只是迷惑不解地看着玛丽娅如何深吸一口烟之后慢慢地喝一口酒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勇气对她这种故做姿态的任何挑战表示惊奇，因此，他只是以开玩笑的笨拙口吻说：

“你是不是喝多了点儿，玛莎？你不舒服吗？”

“天啊！”妻子忍痛似地垂下双睑，于是他看到她的睫毛被泪珠

儿压得下坠了。“难道你对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不懂吗？我想单独坐一会儿。请你谅解，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暂时忘掉人间的一切……”

“对不起，玛莎。”他面带愧色地说了一句，便走出房间。

蜡烛形的青铜色壁灯像节日般照亮了走廊和前厅，在夜深人静的住宅里，这些壁灯显出轻佻和善于熬夜的样子；穿衣镜的银色反光投射在放有电话机的小桌旁边。瓦西里耶夫匆匆地瞅了一眼穿衣镜中自己那张双眉紧蹙、疲惫而又苍白的面孔（“我最好现在到画室去……”），然后，便顺手把镜子两侧那些时过半夜的电气装饰品熄灭了，镜子立即变得神秘而又黑咕隆冬的了。他在前厅慢吞吞地穿上那件最暖和的短皮外衣。冬天，他很喜欢穿这件外衣乘车去野外写生；他又慢条斯理地拉上了皮靴拉链，他暗想，夜已经深了，去画室是没有意义的。然而，玛丽娅却默不作声，既没表示挽留他，也没到前厅送他出门，她没像平时他们两人之间习以为常那样，把面颊凑过来让他亲吻。

“我走啦，玛莎，”他是尽量用平时说话的口吻说这句话的，并力图使自己相信，没有发生任何严重问题。“我到外面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晚安！”

“再见！沃洛佳，明天一早我打电话给你。”玛丽娅在客厅里用彬彬有礼、几乎是温柔的声调回答。于是他走到门外，用自己的钥匙把门锁上了。

在已经入睡了的这座大楼第八层楼，在黄色灯光下等候电梯时，他听见一阵压低了的笑声和时断时续的耳语声；他朝窗口那边望去，发现在暖气片旁站着一对男女（这是常有的事），他觉得那个少女的身材有些眼熟，接着就清清楚楚地听到女儿在用惊奇洪亮的声音问他：

“爸，你上哪儿去？你为什么走了？”

在这样晚的时候看到这个年纪已经不轻的大个子演员斯维托

扎罗夫同女儿在一起，他心中不太受用。这是个满头黑发的美男子，讲笑话的能手，他嗜酒如命，又是个赌棍，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作风像个轻歌剧里寻花问柳的浪荡公子。因此，瓦西里耶夫对女儿这种天真无邪和过于不分香臭的性格感到十分痛心，而且不寒而栗。

“大概你该去睡了，维卡^①，”瓦西里耶夫说道，他非常好奇地打量着斯维托扎罗夫，“而您这位相貌非凡的年轻人，似乎也应该把苏联大学生放走，她七点钟就要起床去上课。”

“维克托利亚，您应该听长辈的话，”斯维托扎罗夫用深沉的男中音开口道，他装出一副懂事听话的样子，“弗拉季米尔·阿列克赛耶维奇，我求您宽宏大量，原谅我这次意外的深夜谈话……如果我知道哪怕一个还收留人的修道院地址，我就准备进修道院赎罪。但我找不到忏悔的地方。”

“您不必去修道院了，请您跟我一起乘电梯走吧。我将告诉您怎么办。”

“爸爸，别说了！”维克托利亚笑道，“又要开始训人啦！阿纳托利讲了许多可笑的故事，我开心得笑个没完！您听说过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排戏的笑话吗？是关于马萨尔斯基和叶尔绍夫的故事。您没听说过？去演戏的时候，他们在舞台上都模仿‘霹雳舞’的动作蹦蹦跳跳的，您知道吗？”

“我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瓦西里耶夫用嘲弄的口吻朝斯维托扎罗夫看了一眼，后者却在一眨眼之间又装出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那样，全神贯注地等着对方讲话，“您，阿纳托利，还没嗑够牙吗？舌头不累吗？请您看一下手表，您这位修道院的爱好者。依我看，在这种时候还聊天，不太合适吧。”

“嗑牙？哈哈！您这是怎么说的？”斯维托扎罗夫有礼貌地表示

^① 维克托利亚的小称。

惊奇道，“我没懂您的意思，弗拉季米尔·阿列克塞耶维奇，我是个无知的人！您说我的什么东西还没累来着？”

“我指的是，您是在没完没了地说废话。”

“您对我太狠心了，可为什么呢？这不公平！我是无辜的人！”

“我很遗憾。”

（我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在需要克制的时候总是发脾气呢？……）

电梯开来了；电梯里灯光明亮，但给人以凄凉之感，它散发着冬衣和寒冬的气味，地板上残留着人们带进来的雪水；瓦西里耶夫走进这间二十世纪舒适的机器房间。电梯把他往楼下送去，经过别人的一套套住宅，这些住宅已进入梦乡，直到早晨它们都是静悄悄的。瓦西里耶夫皱着眉头闭上了眼睛，想着浪费掉的时间和整个晚上在家里说过、做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毫无意义。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他必须很有教养地反驳那些妄自尊大的客人们，他们一会儿肯定艺术中的特殊准则，当然，包括绘画的特殊准则，一会儿又（为了心安理得）在自己的议论中转而坚决拥护生活中那些奥妙的、有争议的问题。他突然想到，他近来不止一次地隐隐约约地产生了一种令人心醉的愿望——找个机会离开莫斯科，时间要长一点，离开几个月，一年，五年；有那么一天，他将毫无留恋地离开家或者离开画室，定居在蓝色的沃洛格达河畔，不慌不忙地观察生活中的自然景象和原始事物，同渔民们生活在一起，吃农村中的粗茶淡饭，描绘多云的北方风景和渔民们的朴实肖像，绘出他们那被太阳晒黑的爱喝伏特加酒的面孔……

近两个月来他在工作上很不顺手。他连续几个小时地躺在发出极其熟悉的弹簧嘎吱声的旧长沙发椅上，读托尔斯泰晚年写的《日记》，完全被这位伟大人物痛心疾首的自白迷住了。但是，瓦西里耶夫怀着自责和疑惑的心情冷静下来之后重新找到了自我，他觉得，现代强迫式的平民化是虚伪和荒唐的。不过有时，在他的想

象中出现的那个远离莫斯科和喧嚣尘世的避风港，在经过清醒思考后，只不过是一个起镇静作用的“世外桃源”，不过是在一定时间内居住着一位艺术界名流的旅游胜地或疗养区而已。他很清楚，任何名利思想也不能驾驭年已五十四岁的他了（其实几年前他也是这样），但只有两个不可摧毁的强烈嗜好除外，这就是对饱经摧残的自然界的粗糙而又温柔的美的热爱和对工作的狂热和忠贞；工作是他自愿去做的一种甜蜜苦役，对于他来说，没有这一切就失去了任何生存的意义。

在他工作不顺手的日子，当他处于无精打采和冬眠状态，他可以轻易地相信自己的才华（如果他过去有过这一才华的话）已经死亡，已经消失了；而在这样的阴暗日子，听惯了的对自己的各种崇高的评价和表扬，看来都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言过其实和虚伪的东西，而参加每届画展（“您的东西必须在那儿展出呀”）则成了多此一举的事情，尽管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过晚。至于说到从十五年前开始人们非常高兴地聘请他去国外展出一事，他觉得，在某大学或私人沙龙中举行的展出招待会已经不那么令人神往了。在这一类招待会上，总有许多出口不逊的批评家和毫不客气的记者。但是，使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关于“传统派”和“现代派”的尖锐对话。在这种时候，他边喝着鸡尾酒，边听着人们的议论，便逐渐产生了反对“炫耀博学”和空谈的既开心而又可憎恶感情，他也半认真地开始争论，否定那些使他厌恶万分的现代派，他故意用超现实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与之对抗；在这之后，他又以好奇的心情观察着争论的新变化，这时，便出现了混乱不堪的高谈阔论，这种混乱就像新旧世界中当代绘画界的混乱情景一模一样。当然，这类争论不是斯多噶派的对真理的追求（在怀疑一切的时代谁敢指出真理何在呢？），而是一种游戏和娱乐，是精神上的打秋千游戏，是消磨自由活动时间，是那些对文明世界感到厌倦的，既恨画家又爱画家的成年人们专门干的事情。只是在一定时间内瓦西里耶夫才有

兴趣与这些人交往，以后就感到单调乏味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千篇一律的谈话和提问，甚至那些大同小异的旅馆，标准化的摆设和午餐也是千篇一律的，连旅馆的门房和服务员也彼此相像。

于是，瓦西里耶夫拒绝各种邀请，不再出国了；但有一次，在俱乐部的餐厅里，他偶然听到了一段心情激动的自白：“明天我终于将坐上国际列车，躺在单间里准备好了的床铺上，我将睡个够，而后天就将到达巴黎”——瓦西里耶夫一听到这渴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的人说的这句话，就怀着疑惑的心情朝邻桌望去，在一群同行之中他看到了那个一向为他所敬仰的水彩画家，此人略有醉意，不太清醒，他用像大勺子般的手掌心满足地托着面颊，表现了自己对车厢旅行时可以休息一番的难以抑制的渴望心情。瓦西里耶夫却觉得，水彩画家说的话和装腔作势的样子并不意味着他渴望去火车单间中休息一下，而不过是一种很想出国的心情流露，他向往的是在绿树成荫、阳光明媚、修饰整洁的街心公园中散步的花花绿绿的人群，是耸立在有光滑铺路石的中世纪广场上的尖塔式教堂建筑，是温暖柔和的空气、商业区街道两旁闪闪发光的玻璃橱窗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夜总会的红绿灯光和广告、观众虽少，却非常舒适的小电影院，在这里，人们可以吸烟——总而言之，此人向往的正是他两年前向往过的东西。

水彩画家敏锐地发现了瓦西里耶夫的目光，他抬起毛茸茸的双眉，眼看就要发作了（上帝呵，把我们从二十世纪的神经官能症中拯救出来吧），但瓦西里耶夫不动声色地友好地说了一句：“我同情您。”“有什么值得您同情的呢？”这位同行问道。他的脸红了，毛茸茸的双眉抬得更高。“我同情您要操心的那些事，”瓦西里耶夫答道，他认为没有必要解释清楚，每一次出国旅行前夕的操心事总是同期待有一次愉快的旅行这种心情联系在一起；不言而喻，这也与期待不平凡的、总是令人兴高采烈的心情变化有关。他将遇到的

是欧洲的火车站和机场，酒吧间里不可缺少的咖啡，握手，摘下礼帽致意，有礼貌的微笑，“您想喝什么？”“我们晚上是不是去看看轰动全城的那部黄色影片？”还有洗澡间里玫瑰色香皂散发出来的化学香气和厕所里臭氧发生器的味道，闪闪发光的瓷砖，在灯光明亮的镜子前仔细地刮胡子，以及每天早晨清新凉爽的内衣，夜宴时把脖子挤得过紧的领口，虚伪而又客气的挤眉弄眼，外国人对于在俄国毕竟也有艺术，甚至有好的裁缝师傅表示由衷的惊奇，一般总是坐在旅馆前厅的桌旁喝橘汁鸡尾酒的到处可见的消息灵通的报刊记者提出的老一套的“非挑衅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曾在世界各国提过几十次……“我同情您要操心的事情，仅此而已，”瓦西里耶夫毫无表情地把话说完。然而，他那因喝多了白兰地而脸色发红的同行却很不自然地大笑了几声，然后便傲慢地说：“您若不是个假绅士，瓦西里耶夫，就一定是个嫉妒心强的人。”“二者兼而有之，”瓦西里耶夫答道，他立刻遗憾地想，他对“出国旅行”已经厌倦，他像一个吃得过饱，饱得想呕吐的人。他已经疲惫不堪，贪得无厌的好奇心已经满足了，因此，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现在也不能把他同巴黎、纽约、斯德哥尔摩联系在一起了；这些城市从远处看是那么令人神往，而到了近处，却显得那么平庸和令人生厌。他在这些城市中无法集中精神，这些城市不能使他体验到想拿起画笔工作之前有时感受到的那种飘飘然的轻微的兴奋和渴望荣誉的大胆创新的心情。他从国外归来时，一幅大型作品也未能带回，他带回来的只是画在笔记本里的一些素描和匆匆的速写，它们如同片断的旋律或回忆，好像模糊的梦境中遥远的余晖。尽管如此，他认为威尼斯是个例外，他曾两次以旅行者身份到该市观光，第三次是去年秋天他应意大利画家协会的邀请，同玛丽娅一起去的；他对这座水上城市的魅力已很熟悉；那些街名、河滨大道、运河上的小桥的名称、圣马尔克宫殿和广场附近那些殷勤好客的饭店的名称他都记忆犹新……

他在这里也没画什么，他怕自己变成一个模仿者；他坚信，最蹩脚的画家有可能把威尼斯的美景破坏掉，而这美景是许多世纪以来思想深刻的色彩和情绪以及无比的完美所蕴蓄的。

在最后一次到威尼斯旅行时，在这里，瓦西里耶夫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疲惫不堪，身体欠佳；这一切又由于他同玛丽娅发生的奇特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无言的争吵变得更加复杂了，过去的那些争吵像阳光下夏季的阵雨一样短暂。

第二章

二月的风雪从头到脚把他的全身蒙上了一层雪花，严寒的湿气使他这个喝过酒抽过烟、曾待在充满烟酒气味的暖和的屋子里的人感到振奋，头脑也清醒多了。

整条街道里夜深人静，风雪交加，天旋地转。结了冰的白杨树在头上嗡嗡作响，电线杆上昏暗的路灯咯咯吱吱，它们在大街上肆虐的狂风中摇摇晃晃。

大雪散发着茫茫草原的寒气。瓦西里耶夫由于雪花纷飞而眯缝着两眼，吸了一口风雪之夜的清新空气，环顾着披上了银装的一片片房屋，哪怕是能看到一盏从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也好。他想，在莫斯科，好久没有过如此富有农村气息的风雪了，好久没有过如此令人心醉的冬夜的气氛了。这种气氛带来的是遥远的、永远是童年时代的、久已消逝了的模模糊糊的激动心情，于是他现在不想去画室了，而突然心血来潮地想深入到风雪之夜的远方——到被大雪覆盖、狂风怒吼和一片昏暗的莫斯科河南岸区的小胡同中去，在那里，院墙中的树木正沙沙作响；他想到那些已经半倒塌了的小教堂里去，这些小教堂荒芜不堪，阴暗无光，坐落在虽然已经生了锈，但毕竟保留下来的铁栅栏里面；他想去看看那有石造大门的旧商人的三层楼房，在那里可以看到被大雪埋没了的小院子，院子里有各种小库房，年深日久的鸽子房，百年橡树下有桌腿埋在土里的各种桌子——这些院子十分优美，不比巴黎或意大利的小院子差。

瓦西里耶夫在一九五四年以前住在莫斯科河南岸区，他喜欢这里的小胡同，连做梦也想着它们；尽管战后许多年来他住在另一个地方，在新住宅区，他住的院子已经是另一种样子，与过去的故